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初渡爱河

(法) 安德烈·马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当代全球十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巨著精选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这是一位获得1995年法国两大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美第契文学奖——的作家。这是一部非常优美的散文体小说。叙述一次令人难忘的远东之旅。这是一趟穿越爱河的奇特之行。字里行间充满了爱的追寻、爱的体验、爱的颤抖、爱的倾情。

ISBN 7-80000-404-X



9 787800 004049 >

ISBN 7-80000-404-X/1 • 13

豪华精装 共 40 卷 定价: 4500.00 元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初 渡 爱 河

[法国]安德烈·马金 著
张 俊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渡爱河/(法)马金(Makine, A.)著;张俊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初… II. ①马…②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796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位获得 1995 年法国两大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美第契文学奖——的作家。

这是一部非常优美的散文体小说。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远东之旅。

这是一趟穿越爱河的奇特之行。

字里行间充满了爱的追寻、爱的体验、爱的颤抖、爱的倾情。

在通往远东的漫漫旅程中，无论是劳改所里的囚犯，还是红发妓女；无论是冰天雪地的伐木工人，还是法国巴黎的情侣，他们对于爱的体验，爱的欲求，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劳改所里的囚犯说起爱情，没有背景，没有人物的描写，也没有色情的场面，有的只是一个字：做。“我把她做了。”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惊人。

红发妓女，既简单，又让人难以捉摸。“来，蠢货。整个城市都在玩捉迷藏，可我不想，来呀，开始转吧，发电机！”正当真正的爱情在心里开始滋长出一点嫩苗时，妓女却嘶哑地喊道：“赶紧给我从这儿滚，小混蛋！”暴风雪之夜的躁动与紊乱披上了爱情的外衣，红发女人庞大的身躯与闪着透明光泽的大腿，犹如幽灵一般久久不散。

在冰雪覆盖的泰加森林，夜晚从小木屋传来劈柴

初
渡
爱
河

的声音和歌声，歌中透出一种真正的无拘无束，一个情人绝望地等着他的心上人。孤独的夜晚太多，绝望的时间太长，屋子的内部太空荡。伐木，风雪，劈柴，空荡，冲刷着绝望的心灵。

巴黎一对年轻的情侣，浪漫而光彩地登场。饭桌上，衣冠楚楚的男宾在捡起女情人掉在地上的餐叉时，被她光洁的大腿和漂亮的小脚所发出的信号——请在大腿间忘却自我——搞得意乱情迷。这是西方的光辉。在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西方的光辉与之形成多么巨大的对照与反差。

贝尔蒙多电影里的西方式的爱情，经过主人公二十多年的洞察，终于被重新认识：男人幻觉中的女人，应该有一对能够诱惑任何一个残忍的出版商的乳房，以及像那只神奇羚羊一样的丰满而镀金的大腿。而妻子们则要突现她们瘦削的肩膀，不存在的胯部以及平坦的胸脯。

于是，穿越整个帝国，行程 12000 公里，帝国的大江大河，帝国的乌拉尔山脉，还有帝国的首都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引发主人公的希望之光。

革命已经激不起年轻人的热情。

旅行带来的是妓女的身躯。

真正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作者在《初渡爱河》里写道：“在我看来，为了爱情而爱已被完全遗忘——它已在战争的死亡中萎缩，被附近劳改营的铁丝网扼杀，被北风冻僵。如果还有爱情存在，那就只有一种存在的方式：罪恶的爱。”

基地的长春藤紧紧地缠绕着西方，而词语的长春藤扼杀了生活。



这是一部有关东西方爱情的旅行纪录。独特的视角，大胆的笔触，撕裂了覆盖在所谓神圣爱情字眼上面那厚厚的假面具。

——法国《独立报》

爱情的意识流，穿越欧亚漫漫的地域，应该说，初次渡河的人，感受最为真实。而真实的感受，是这样让人不可思议！

——法国《费加罗文学报》

肉欲的西方，背叛的爱情，邪恶的占有，绝望的呐喊，这就是 12000 公里长行的收获。

——莫斯科《西伯利亚报》

初
渡
爱
河

第一章

初 渡 爱 河

她的胴体，仿佛玻璃吹管那端的水晶，柔软灼热。乌德金，你在听吗？在我们大西洋彼岸的夜谈中，我曾经提到过的她，将在你狂热的笔下盛开。她的身躯，这团闪耀着红宝石灼热光芒的玻璃，渐渐失去光泽；她的胸脯，染着明亮的玫瑰红慢慢坚挺；她的腰间，散落着一片雨点似的美丽斑点——那是你迫不及待的手指留下的痕迹。

谈谈她吧，乌德金！

近处大海的光辉映射在天花板上。天还是热得让人不敢到海滩上去。那掩映在一片翠绿中的房子里，一切都昏昏欲睡——平台上，一顶宽边草帽在阳光下闪耀；花园中，弯曲的樱桃树一动不动，熔化的树脂从树干上滴落下来。还有这张几周前的旧报纸，它的新闻栏传来我们遥远帝国没落的消息。大海仿佛是镶嵌在樱桃树枝间的绿松

石。我躺在房间里，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看去，房间好像翻沉在鳞光熠熠、一望无际的大海。一片洁白，充满阳光。只有一个巨大的黑点，是那架逃离雨夜的钢琴。椅子上，是她，仍然和我隔着一点距离——我们才认识两周。几次浪里畅游，几次在飘着柏香的夜晚中漫步，几次亲吻。她有着王室血统，乌德金，你想想！但她本人对此毫不看重。我是她的熊，一个从风雪飘飘的地方来的野蛮人，一个吃人巨妖，而这，使她快乐。

此刻，午后漫长的等待使她厌烦。她站起身，走到钢琴边，打开琴盖。音符极不情愿地慢慢流出，颤动着，像翅膀上负着沉重花粉的蝴蝶，陷入这空宅充满阳光的宁静中。

我像猛兽一样敏捷地起身，全身赤裸。她感到我在靠近了吗？当我搂住她的腰时，她连头也没转一下，仍在专心把缓慢、慵懒的音符注入被炎热所熔化的空气中。

直至突然感觉到我在她身上时，她才停下，惊叫了一声。她被一种幸福的恐慌笼罩着。为了寻求平衡，她索性靠在钢琴上，不看琴键继续演奏。她的两只手，十指张开，钢琴迸发出雷鸣般陶醉的强音，这野蛮的和弦配着她的第一声呻吟。我进入她，推动她，托起她，使她失去重量。她惟一的支撑点是她重又在琴键上移动的两只手。又是一个响亮、坚决的和音。这时她的线条完全挺现出来，头甩向后，把下半身留给了我。对，颤抖，起伏，好像玻璃吹管那端一团灼热的水晶。滴滴汗水使我手指下起伏的椭圆形身躯变得晶莹透明。

和音不断，渐渐急促，喘息着。她响亮的叫声——介于幸福的抽噎和亢奋的呼唤间——与阳光、嘈杂的弦音交

相呼应，震耳欲聋。当她感觉到我在她体内的爆炸时，她的手指下突然爆发出一个尖锐、兴奋的音符。她的手攀在光滑的琴键上敲击着，仿佛要抓住已从她身上逃走的看不见的幸福。

寂静中钢琴嗡嗡的余音仍在回响，我看到她的身躯因为停顿，慢慢变得灰暗，失去光泽。

乌德金称之为“原始素材”。一天他从纽约打电话给我，用含混的声音请我给他写封信，讲述一个我的艳遇。“不要精雕细琢，”他提醒我，“你知道，反正我要修改的……我感兴趣的只是原始素材……”

乌德金热爱写作，写作是他一生的梦想，早在我们在东西伯利亚尽头的年轻时代就有的梦想，但他没有素材。他那条残废的腿和突出的畸形肩膀使他在爱神面前毫无机会。这一悲剧性的异常从幼年起就折磨着他。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个人会被推进那冰块中，解冻期的大河毫无节制，磨碎他的身体，抛给他无可挽回的伤痛。而另一个人——我——则轻念着那条河的名字——爱河，沉浸在她清新悦耳的名字中，仿佛进入梦中女郎的身体里。两者都那么柔软、甜美、模糊不清。

一切都那么遥远，乌德金要求我不加修饰。我明白他想成为惟一的作者，他要挫败讨厌的恶运。那“镶嵌在樱桃树枝间的绿松石”，是他在我的叙述上后加的。而我，则不去精炼。我把我那团灼热的玻璃胚原样交给她，不用我的刻刀做任何雕琢，也没有用气吹胀它。原封不动的：一个后背晒黑的女人，一个尖叫的女人，一个快乐地抽噎的女人，一个饱蘸激情演奏的女人……

在乌德金，我，还有其他人出生的地方，美貌是最不为人所关注的。人们可以在那里度过一生而从不知道自己的美丑，不去寻找人类面孔五官组合的秘密，更不用说人体轮廓的奥秘。

爱情同样难以在这朴素的地方立足。在我看来，为了爱情而爱已被完全遗忘——它已在战争的死亡中萎缩，被附近劳改营的铁丝网扼杀，被北风冻僵。如果还有爱情存在，那也只有一种存在方式：罪恶的爱。它总是带有或多或少的想像，给守旧的冷酷冬日带来些许光亮。裹着厚厚披肩的女人们在村中驻足，互相传递着令人兴奋的消息。她们以为自己在窃窃私语，但实际上由于嘴巴被厚厚的披肩围住，她们不可避免地在大声叫喊。这泄露的秘密被我们年轻人的耳朵截获。这一次好像是有人看见女校长在冷藏车的驾驶室里……你知道，就是那种很大的，里面有一个小床铺的驾驶室，而且那辆卡车停在靠近“魔鬼转弯”的地方，真的，就是每年至少出一次翻车事故的地方。简

直难以想像，像女校长那么一个干巴巴、看不出真实年龄、总把自己裹在一层莫列顿呢保护甲里的女人，如何在一个浑身充满雪松树脂、烟草和汽油味道的卡车司机怀中调情，更何况是在那个“魔鬼转弯”处。他们在玻璃结满霜花的驾驶室里幻影般的结合，使村子冻结的空气立刻沸腾起来。充满诙谐的义愤重新融化了冻僵的心灵。人们恨不得女校长爬上所有穿越泰加森林、满载巨大原松木的货车。这些闲话引起的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好像被冻结在夜晚无尽的寒风中。女校长在我们眼中重新又恢复了众所周知的形象：坚韧而又不幸的独身女人。那些卡车仍一如既往地咆哮着向前飞奔，惟一的念头就是运完计划规定的木材。泰加森林在车灯的闪耀中重新关闭，妇女呼出的白色蒸气融入刺骨的寒风，从爱情幻梦中苏醒过来的村子又重新蜷缩在无止境的冬日里。

从一开始，村子就不是为了庇护爱情而生，三个世纪前沙皇时代的哥萨克人在建造它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点。那是一群在无尽的泰加森林深处被自己的狂热冒险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男人，狼群高傲的目光甚至一直追随到他们纷乱的梦境里。这里的寒冷和俄罗斯的完全不同，好像没完没了。胡须被厚厚的冰霜覆盖着，好像竖立的尖刃，眼睛只要闭上上一会，睫毛就分不开了。哥萨克人的心中满是苦恼和失望，吐出的痰一落到黑色封冻的河面，就马上溅作碎小的冰块，叮当作响。

当然，爱情也会光临他们，那些小眼睛女人麻木的脸上似乎还挂着一层神秘的微笑，哥萨克人让她们的爱情产生在蒙古包笼罩的黑暗中，在烧红的火炭旁，在宽阔的熊

皮上。而这些沉默寡言的情人有着十分奇特的身体，这涂了驯鹿油脂的身躯总是逃避着拥抱。想抓住她们，就必须把她们马鬃一样乌黑而泛着光泽的长辫缠在自己的手腕上。她们的胸部光滑、浑圆，宛若基辅最古老的教堂的穹顶。她们的腰肢结实、倔强。不过，被绕着其长发的手驯服后，那身躯就再也溜不掉了。可眼中却闪烁着刀锋似的光芒，圆张的嘴唇好像要吞噬什么。经过烈火和严寒鞣制的皮肤散发出越来越刺激、越来越诱人的味道。这狂热再也无法抵御……哥萨克人将绕在自己手腕上的发辫缠得更紧，那女人狭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他没有喝一杯淡褐色的粘茶——那能把祖先的一切力量注入血管的卡尔克根茎之液吗？

狂热过后，哥萨克人又重新回到他的伙伴当中，好多天都没有注意到冻裂的伤口，卡尔克根茎在他的血管里歌唱。

他们的目标是神秘莫测的远东，还有向地球尽头进军这一令人无比激昂的承诺：那块虚无缥缈的土地，对于他们厌恶束缚、限制和界限的心灵而言是如此宝贵。在西方，欧洲在一如既往拒绝野蛮的莫斯科的同时，已经为他们划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他们涌向东方，是期望在另一端与西方会合吗？这算是一个被忽略的仰慕者的狡猾呢，还是一个被驱逐的恋人的机智？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这虚无缥缈的土地上的探险者。春天柔和的黄昏，驻足于大地的尽头，任由目光越过最后的边缘，飞向初现的星辰那羞怯的淡白色光芒……

几个月后，他们终于停下脚步，停在了他们的诞生地

——欧亚大陆的尽头。人数比出发时少了许多。在那里，大地、天空和海洋都融为一体……在仍被寒冬笼罩的泰加森林深处的一个烟气腾腾的蒙古包里，一个女人身体像蛇一样剧烈地扭曲着，她挣扎着在一张熊皮上产下一个大得出奇的男婴。孩子有一双妈妈那样的小眼睛，像所有同类一样凸起的颧骨，湿漉漉的头发闪着幽暗的金色光泽。

人们聚集在年轻母亲的周围，默默凝视着这刚刚降生的西伯利亚婴儿。

初
渡
爱
河

我们从神秘的过去只继承了一个遥远的传说，它的回声在几个世纪以来嘈杂的流言蜚语中渐渐减弱。在我们的想像中，哥萨克人仍不断地在泰加森林这片处女地上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一个年轻的雅库特姑娘，穿着短貂皮大衣，在一堆盘绕交错的枝茎间寻找著名的卡尔克根茎……梦想、歌声与传说在我们未开化的心灵里居然有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这难道不是一个巧合吗？我们的生活本身变成了一个梦！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的回忆到今天只剩下覆满地衣的花岗岩上一堆被虫蛀过的朽木，大革命时期被炸毁的哥萨克人后裔修建的教堂的废墟，还有那插在雪松粗壮的树干上长满铁锈的铁钉，这些钉子有人的手指那么粗。村里的老人对此只留有极模糊的一点记忆：时而是白匪残忍地处决游击队员时用来吊挂死刑犯，时而是红军用来执行革命判决……多年以来，随着威武的雪松缓慢的生长，树干上的钉子连同腐烂的绞索端头已经爬上了两人高的位置。在我们惊诧的眼里，醉心于这种残酷的绞刑的红军和白匪似

乎有着巨人的身材……

村子没能保留过去任何东西。从这个世纪初，历史就像一个令人生畏的巨大钟摆，专心地在帝国的领土上往返摆动。男人们奔赴战场，女人们穿上黑衣。钟摆记录着时间：对日战争，对德战争，大革命，内战……然后，再来一遍，不过顺序变了：对德战争，对日战争。男人们出征，一会儿穿越帝国 12000 公里的土地去填补西边的战壕，一会儿消失在东部大洋缥缈的雾气中。钟摆向西边飞去：白匪把红军赶到了乌拉尔山的另一侧，伏尔加河的那一边。钟摆又回到西伯利亚：红军把白匪逼向远东。钉子插进了雪松的树干，教堂被炸毁了，一切仿佛都是为了帮助钟摆更好地扫除过去的痕迹。

有一天，钟摆强劲的摆动甚至将村子里的男人抛向神话般的西方，那个曾傲慢地和野蛮的莫斯科划清界限的西方。从伏尔加河出发，他们用尸体铺砌了一条直达柏林的道路。在那里，柏林，疯狂的钟摆停了一下——短暂的胜利时刻——然后，幸存的人们重新东征：现在该去解决日本了……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这钟摆好像停止了摆动，或者应该说征途中林立的铁丝网破坏了巨大钟摆的摆动节奏，在距离村子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恰好有一座劳改营。进城的道路将泰加森林分成两部分，在那里，透过闪烁的冷雾，我们能看见哨所的轮廓。钟摆在反复穿越帝国的路上会遇到多少这样的陷阱？只有上帝才知道。

人烟稀少的村子里只有二十几个低矮破旧的枞木屋，人满为患的劳改营旁好像在昏昏欲睡。劳改营——无垠雪

野中的一个黑点……

孩子们建造自己的世界只需要很少的东西，几处天然坐标——我们很容易感受其和谐——构成了我们年轻岁月的小宇宙。我们知道在泰加森林的深处有一条小溪的源头，小溪从阴暗的地下泉水面流出。这儿的人们都叫它“水流”，“水流”绕过村子后，在废弃的枞木浴室旁注入河流。河流从泰加森林两排阴暗的林墙间蜿蜒穿过，深邃而宽广。它有自己的名字——奥雷河，较大的地图上标注着它自北向南的流向。奥雷河在远离村子的地方注入一条宽广的河流：爱河。年老的地理老师偶尔向我们展示一个布满灰尘的地球仪，那上面标注着这条河。这里的居民沿着地势分布在这个朴素世界的三个层次。栖息在河边的斯韦特拉雅是我们的村子，下游离村子十公里处是首府凯代，再往前，座落在江畔的是这儿惟一一座真正的城市——涅尔罗格，在那儿的商店还能买到瓶装柠檬水……

最初村里的居民成分非常单纯，但后来在钟摆的搅拌下村里的居民变得杂七杂八。这里有旧时的“富农”，是三十年代乌克兰集体化时期被流放到此的；有笃信宗教的克列斯托夫家族，他们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很少同他人交谈；还有独臂的摆渡人福宾，总是在向渡客讲述着同样的故事：他是第一批在被征服的德国国会大厦墙上留名的人，也就是在这心醉神迷的胜利时刻，一枚流弹夺走了他的右臂——他的名字才写了一半！

钟摆也捣碎了家庭，除了那些老教徒家庭外，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朋友乌德金和他的单身母亲一起生活。在他年幼不懂事的时候，母亲告诉他，他的父亲是

一名战斗机驾驶员，在轰炸目标时丧生：他驾驶起火的战机冲向一队德军坦克。但是有一天，乌德金推测出，他是在战争结束十二年后才出生的，他实际上不可能有这样一位父亲。他带着受伤的心灵向母亲讲述了他的疑惑。母亲红着脸说那是在朝鲜战争中的事……幸好有的是战争。

我呢，只有一个姨妈……应该是飞舞的钟摆擦破了这里的冻土，发现了一条条含有金沙的河流。或者是那沉重钟锤的镀金层在粗糙的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我的姨妈不需要编造什么飞行功勋。我的父亲是一个地质工作者，他追随钟摆留下的金色痕迹而去。或许他暗中希望为我的出生发现一座全新的金矿。他的尸体再也没有被找到，我的母亲也在生我时死去……

说起那时十五岁的萨姆海，我和乌德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那个和他住在同一间枞木屋里，长着鹰钩鼻子的老妇人到底是谁。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他总是直呼其名，每当我们试图进一步了解萨姆海的身世时，都会被他打断。

钟摆暂时停止了它的飞行。村子里的生活局限于三样基本的东西：木材、金子、劳改营冰冷的阴影。我们甚至从未想过我们的未来会超出这三个基本要素。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和那些成年男子一起，带着锋利多齿的电锯，隐没在泰加森林中。有些伐木工到我们这冰冷的地狱来是为了挣“北方的钱”：双倍于他们微薄的工资的奖金。另外那些工人——因工作认真而且表现良好而被释放的囚犯——他们的工资不按卢布而是按日子计算……或者我们会成为偶尔走进工人食堂的淘金者中的一员。硕大的狐狸皮帽子，系着粗腰带的毛皮短大衣，大靴子上的毛皮光滑耀